

胡子丹著

今日台北

胡子丹 著

今日台北



今日台北

目次

序

一

台北小姐與東方佳麗

五

萬里路與萬卷書

一一

夜與晨

一六

讓微笑美化人生

二〇

早安！晨跑

二五

講究的隨便

三〇

廁所的洋文

三六

教堂與菜市場之間

四〇

少年「早」識愁滋味

四五

近世進士盡是近視

五〇

晚餐後的健康

五四

性教育與性嚮往

六三

對著悲哀微笑

六六

安全帽與安全套

六九

公廁與計程車

七二

陸橋與地道

七六

乘車難	八〇
人可窮志不可窮	八四
牽「錯」了手	八八
台北的人情味	九三
明天事今天計畫	九八
龍與蚯蚓混淆不清	一〇一
電梯內抽烟不是小事	一〇五
華航的臨危百亂	一〇八
「狄斯可」何罪之有	一一三
奇聞醜事	一二八
從警員要筆跡說起	一二二
搬家與移民	一二七

無知與健忘

一三一

在香港看台北

一三五

聞過不憂

一四〇

電影院裏裏外外

一四八

選舉垃圾何時了

一五三

見義勇爲與見義勇不爲

一五七

「我愛台灣」「我愛台北」

一六一

樣樣要更好・事事要搶先

一六七

不要把政治作佐料

一七六

辦公室裡抽烟問題

一八〇

假如我是台北市市長

一八四

香港與我

一九〇

我們唾棄假的

一九七

我們對「信心危機」的看法

二〇〇

國民應有「知」的權利

二〇三

「小留學生」本身不是問題

二〇六

不容青少年再犯罪

二〇九

歷史不容任何人篡改

二一二

我們不能光是講道理

二一五

這個時代需要什麼樣的人

二一八

爲政不在亂言

二二一

可通性的徵兆

二二四

救救我們的國中孩子

二二七

請發掘並重視沉默大眾的意見

二三〇

不要壓迫孩子們進大學

二三三

「寓罰於調」的封建文化

二三六

注意民意與政治的距離

二三九

越重要的事要知道得越多

二四二

自力救濟與官逼民反

二四五

雷根·邱創煥·林則徐

二四八

柯拉蓉，偉哉斯問

二五一

兩報之闕非讀者之福

二五四

我們應該有的社會責任

二五七

再見，廟會式選舉

二六〇

迎接一九八七年

二六三

「政治」的可怕

二六六

統一中國先從統一文字語言始

二六九

「秀談」與「脫口秀」

二七二

序

「今日臺北」的一部分稿，是我在香港新聞天地週刊上寫的一個專欄，這個專欄就叫做「今日臺北」。另一部分也是在新聞天地上寫的每週評論。寫作的日期大約是從一九七九年（民國六十八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三月。

我在臺北是一名小商人，買賣的商品極大多數是文字，有中文也有外文，將近三十年來，一直過的是譯著生涯。因為商品上很少打上我個人的名號，所以，嚴格說起來，我絕不能被認定是作家或翻譯人。雖然臺北應鳳凰小姐編的『作家地址本』，以及香港 John J. Deeney 編的 *ECCE Translator's Manual* 上，都有我的名字。

多年前，除了因興之所致寫點譯點投稿報刊，有陣子，我也曾為大眾日報寫方塊和大學雜誌寫專欄。可能是這個原因。香港新聞天地週刊社社長卜少夫先生，居然正經八百的給了我「香港新聞天地和香港旅行雜誌臺灣特派員」的名義，要我給這兩種雜誌寫

稿。

想起來有意思，我實在搞不清楚是怎麼認識卜二哥的。「卜二哥」等於是卜少夫先生的另一個名字，讀者們千萬別認為肉麻，因為販夫走卒或達官貴人不論女士或先生，都是這麼叫他。記得有一天拂曉前，我應約去他下榻的第一大飯店，一同去圓山晨跑。跑着跑着，天下起雨來，我們便在圓山飯店屋簷下站定躲雨。聊着聊着，他忽然說：

「子丹，我看你給新聞天地寫一個專欄罷，就叫做『今日臺北』好了，你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我當時沒考慮，也沒表示可否。和卜二哥講話，拒絕似乎是很困難的事。他多次來臺北或我每次去香港，如果說有上百次的見面餐聚，幾乎上百次都是他約我，我應召。「今日臺北」就這樣的開始，後來發覺到具名寫文章，有時會引起無謂的煩擾。得到了卜二哥的諒解，他叫我改寫每週評論。

八、九年下來，寫寫停停，停停寫寫，中途有時或忙或寫不出來而落了期，卜二哥即使人在香港，也會在電話裏訓我：「你怎麼這樣？不可以拆爛污！」有時候也勉勵有加：「這兩期寫得不錯。」甚至還深得我心，蠻體貼地說：「讓你發洩發洩。」

寫作畢竟不是我的專長，我一直擔心：「新聞天地」會給我寫垮了。當然，我也一

直竭盡所能，多聽、多看、多想，努力地要把每篇寫好。

一個雨天的週末，我在整理堆在屋角的各種雜誌中，分類放置時，從被保留的「新聞天地」中，選出了約有三分之一的這些比較不太「明日黃花」的短文，興起了輯印成冊的念頭。但願讀者們看了，其中有一兩篇能讓你喜歡。

胡子丹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

陽平

台北小姐與東方佳麗

今日臺北的女孩子，比起新加坡、漢城、香港，或東京的女孩子要舒服、幸福得多，往往也比較迷糊、拿不定主意得多。

在最近的一次國外旅行中，我經過了這幾個都市。我特別注意到女孩子，也接觸了不少女孩子。她們大多數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有在學學生，有寫字間職員，有當公教人員的，也有各種商店的店員。

之所以揀出這幾個都市中的女青年來討論，是因為她們之間有一個極為相似的地方。她們都是黃色人種。如果不以髮型，不以衣著，不以舉止，更不以語言神態作為辨別依據，再如果你本身不是東方人，尤其不是常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男人，你就很難辨別出誰是新加坡人，誰是香港人，誰是漢城小姐，誰又是東京的或是今日臺北的小姐。

以一般印象來評定這幾個都市裡的女孩子，哪一個都市的最美？我想，只要是經常

去這些地方的，不論男人女人，可能大多數會認定漢城小姐最美。我注意出其中道理，原來漢城的姑娘們衣著都很整齊，不妖艷，不新潮，也不保守，化粧中庸，面孔紅潤，言談和和氣氣，舉止大大方方的，絕不像東京小姐的彎腰曲膝，語尾總是歉意或謝意萬分，處處女奴般笑迎巴結。所以說，即使是一位住在漢城多年的男生獵艷能手，在漢城街頭，也很難憑視覺來認定某一位女性是幹哪一行的。可是，在新加坡，在香港，在東京，甚至在臺北卻不同。在今日臺北，你不妨在下午或黃昏時分，往純咖啡店或大飯店的接待室坐一坐，要不就在熱鬧街頭停留一下，你可以很直覺地肯定哪一位小姐是可以用代價立刻一親芳澤的。這樣來比較，並不是因為漢城小姐美便抬舉她們。實際上，漢城小姐是最容易搭訕，也最容易談情。我一直想不通這道理何在，是她們窮困？是過份追求物質上享受？還是風氣使然呢？

有個不太禮貌的評定，香港的女孩子是世界上最不美的了。香港的街頭巷尾，通常人潮洶湧，摩肩接踵，可就很難在熙攘中得驚鴻一瞥！有時候，在彌敦道上或在德輔道中，見著了一位面孔姣好，身材動人的黃皮膚女孩子，十之八九又不是本地人。令人吃驚的是，香港小姐卻是聞名世界的最能幹最有責任感的女性。多少位在香港的外國商人，一旦聘用了當地的女秘書，便如獲至寶。香港小姐們當女秘書是真正女秘書，絕不

是花瓶。上帝待人可算公平之至。

東京小姐們的美表現在她們的柔靜，她們穿制服或穿和服時，最能表現出這個特點，也是她們的優點之一。不過，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孩子們喜歡穿著新潮，而且比起今日臺北的女孩子們更新潮。後者的胸扣不扣頂多到領下第二個，在東京，第三個胸扣不扣的女士已經是見怪不怪了。可能是受了太多的成人「映畫」的影響吧！東京女孩子最討人喜歡，也最能表現出她們另一個優點的，是她們樂於助人。在東京，我最喜歡向東京小姐問路，用不純正的羅馬拼音的路名來問，她會不厭其詳，指手劃腳。如果自己不能確定，她會為你向別人先問清楚，再來告訴你，用紙用筆畫路線圖，邊畫邊想，勾出現在位置，用箭頭指出前進方向，標出沿途顯著的建築物，一直指到目的地為止。碰到轉彎抹角太多，她會拉起你手臂，碎步奔到一個較為直向的鄰近地點。假如在地下鐵，她更會指出和寫出第幾號的出處。她說、她畫、她拉、她走，那股熱情勁，你會被感動得受不了，有時候，你簡直吃不消，甚至覺得囉嗦！可是，她才不累，一直到你俯首「哈伊」稱臣為止。這是不是因為日本女性習慣被奴役，受人指使久了，一旦受人重視，被人請教時，便樂不可支混身帶勁呢！在東京街頭儘管多的是高頭大馬、昂首挺胸，身著洋裝或牛仔裝的日本女性，看起來蠻像是男女平等。可是，每到深夜，酩酊

醉歸的依然是清一色大男人，他們的太太、母親，或女兒，仍然甘願在家寂寞苦等。等到他搖搖擺擺，滿口不知所云的幌到家門，爲他寬衣解帶、脫袜脫鞋，幾乎夜夜如此，東京女性們毫無怨言。我問一位東京小姐，她們受了高等教育，滿腦子新思想，爲何仍然如此傳統呢？她反問我，你們臺北不也是在發揮傳統文化嗎？有誰在「傳統」中作選擇？選擇的標準在哪裡？又由誰訂標準呢？

新加坡的女孩子大多數來自四面八方，說美說醜，依據太難。她們不似洋化的東京小姐那麼洋，也不像有些香港女孩子那麼土。但是在語言才華方面，顯然要比其它都市的小姐們佔優勢。她們說英語是沒問題的，比香港、臺北、漢城、東京的女孩子們說得流利、中聽。她們還會說華語，也就是今日臺北所稱的國語，而且一定是越來越普遍。新加坡在去年（一九七九年）八月間大力推行「華語運動」，李光耀總理在推行華語大會上，分別用華語、英語、福建話致詞，高級官員們以身作則，創及履及，嚴格執行命令，配合各種獎懲辦法，一年零三個月以來，現在幾乎各種公開場合，都是悅耳的華語聲了。新加坡小姐還會一種她們本來的家鄉話，那就是潮州話、廣東話，或是福建話等等。

今日臺北的這般年歲的女孩子是最舒服幸福的了，她們未經戰亂，父母們自己在幼